學記　燕禮
大學　燕義
中庸　大射禮
保傅傳　大射義
踐阼　聘禮
五學　聘義

儀禮　十六之二十二

共十

學記第二十七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諟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善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强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古之教者家有塾

離經辨志三年知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
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
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
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
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
不視學將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
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
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
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
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
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
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
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今
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
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
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
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
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
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
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無友則孤陋

而宴閒燕朋遊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也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反此皆進學之道也○記問之學不足以爲

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大學第二十八　學禮十一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

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已矣闕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

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

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
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
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
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
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
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其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
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
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謹乎德有德
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
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
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
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
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
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
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
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
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

技娼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氷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儀禮經傳卷第十六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未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

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右第二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右第五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

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右第七章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右第九章

子路問强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右第十一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

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
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
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
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
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
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
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
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
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
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
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
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右第十三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
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
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
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
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右第十四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右第十六章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右第十七章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

右第十四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失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右第十六章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右第十七章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

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也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

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

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右第二十章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右第二十二章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右第二十三章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
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
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右第二十四章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
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
故時措之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
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
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
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
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
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
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
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
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
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
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
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
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右第二十六章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右第二十七章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哉災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右第二十八章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人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天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

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右第二十九章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右第三十章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右第三十一章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右第三十二章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

日章小大之道的然而日三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予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

復自下學為已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儀禮經傳卷第十七

儀禮經傳卷第十八

保傳第三十

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閭則下過廟則趨教固已行矣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

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着必先受業廼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于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離讓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

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芟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知也秦世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苦在於早喻教與選左右矣心未溢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胡粤之人生而同聲

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之雖死而不能相爲者則教習然也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矣教得而左右正則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古者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古者王子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居則習禮文行則鳴佩玉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

○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焉義祭○傳曰天子之設四學何也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立大傳少傅以養之欲其

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當入學而太子齒何也曰凡君之於世[illegible]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illegible]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故世子齒[illegible]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illegible]在則禮然

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而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後國治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文王世子家語○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成王幼不能涖阼

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涖阼周公攝政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為人子者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者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而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文王世子家語○楚莊王使士亹傅太子葴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政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垂之訓典使知族類比比善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導之忠明久長以導之信明度量以導之義明等級以導之禮明恭儉以導之孝明

敬戒以導之事明慈愛以導之仁明昭利以導之文明除害以導之武明精意以導之罰明正德以導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爲也國語

踐阼第三十一　學禮十四

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爲子孫恒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illegible]

怠者吉忌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恒者此言之謂也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爲成書於席之四端爲銘焉於几爲銘焉於鑑爲銘焉於盥槃爲銘焉於楹爲銘焉於杖爲銘焉於帶爲銘焉於履屨爲銘焉於觴豆爲銘焉於戶爲銘焉於牖爲銘焉於劍爲銘焉於弓爲銘焉於矛爲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几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垢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槃

儀禮卷十八　六

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疐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履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牖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

屈申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大戴

○魯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神農學乎悉老黃帝學乎大眞顓頊學乎綠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於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新序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

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問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曰非吾子無所聞之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胙階仰視榱棟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虛列必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不至矣且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不至矣荀子○賈子曰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不知國君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閑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是其屬太師之任也天子無恩於父母不惠於庶民無禮於大臣不中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信於諸侯不誡於戎事不誡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強於行賜與侈於近臣鄰愛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慾不從太師之言凡是之屬太傅之任也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節度無禮升降揖讓無容周旋俯仰視瞻無儀安顧咳唾趨行不得

色不比順隱琴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天子宴譬廢其學左右之習反其師荅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應對羣臣左右不知已諾之正簡聞小誦不傳之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冠帶衣服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縱上下雜采不以章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集讓不以節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宴私安如易樂而湛飲酒而醉食肉而餕飽而强飢而惏暑而暍寒而嗽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天子自爲開門戶取玩好自執器皿亟顧環面御器之不舉不藏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迭樂序不知

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大國之忌不知風雨雷電之眚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在衡爲鸞在軾爲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上車以和鸞爲節下車以珮玉爲度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衡牙玭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行以采茨趨以肆夏步環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后玉鏘鳴也古之爲路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撩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巾車教之道也大戴○傳曰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貴師而重傅則法度存國將衰必賤師而

輕傳賤師而輕傳則人有快人有快則法度壞荀子大略
○又曰觸情從欲謂之禽獸苟可而行謂之野人安故重遷謂之衆庶辯然否通古今之道謂之士進賢達能謂之大夫敬上愛下謂之諸侯天覆地載謂之天子○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己而羣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且羣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矣是以有憂也新序○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往見郭隗先生曰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馮几授杖眄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戰國策

五學第三十二

學禮云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德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長則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廣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大戴載書

傳曰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爲爲臣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脩之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

傳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文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文王世子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

亦微其禮皆有惇史則納

傳曰貪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

饋執爵而酳冕而揔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

義祭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

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紵給衾冒死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存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

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養疾爲喪制○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瘖聾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鷹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君子者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制○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而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祭○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曲禮○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母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炮取豚若將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去其皾爲稻粉糔

溲之以爲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絶火而后調之以醯醢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脈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皽柔其肉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絶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醯醷爲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洒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取稻米

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酏內則

傳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於高年何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將天下實賴之豈唯魯哉公曰何也其義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

而老弱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軍旅乎搜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搜狩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公曰善哉諏家○齊宣王問於春子曰寡人欲行孝弟之義爲之奈何春子曰昔者衛聞之樂正乎曰文王之治有道乎春子曰昔者衛岐也五十者杖於家六十者杖於鄉七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君曰趨見客無俟朝以朝乘車輪御爲僕送至於家而孝弟之行義達於諸侯九十杖而朝見君建杖君曰趨見毋俟朝以乘車送之舍大子重鄉養卜筮巫醫御于前視咽視哽以食乘車輪輪胥與就膳徹送至於家君如有欲問明日就其室以珍從而孝弟之義達於四海此文王之治岐也君如欲行孝弟之大義盍反文王之治岐

儀禮經傳卷第二十

燕禮第三十三　　邦國禮一之上

燕禮○小臣戒與者

右戒羣臣

憯宰具官饌于寢東樂人縣設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霤罍水在東篚在洗西南肆設膳篚在其北西面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豐冪用綌若錫在尊南南上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也

右陳饌器○記燕朝服於寢亨于門外東方

射人告具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設加席公升

即位于席西鄉小臣納鄉大夫鄉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立于西方東面北上祝史立于門東北面東上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主旅食者立于門西東上公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爾鄉卿鄉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爲賓射人命賓賓少進禮辭反命又命之賓再拜稽首許諾射人反命賓出立于門外東面公揖鄉大夫乃升就席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幂者與羞膳者乃命執幂者執幂者升自西階立于楹南北面東上膳宰請羞于諸公鄉者射人納賓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升就席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賓右北面

至再拜賓荅再拜

右即位○記與鄉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羞膳者與執幂者皆士也羞鄉者小膳宰也凡薦羞者小膳宰也

主人降洗南西北面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北面盥賓降主人辭賓對卒盥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興對賓反位主人卒洗賓揖乃升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荅拜降盥賓降主人辭賓對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執幂者舉幂主人酌膳執幂者反幂主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賓

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絶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拉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答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主人答拜

右主人獻賓○記惟公與賓有俎

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洗南坐奠觚少進辭降主人東面對賓坐取觚奠于篚下盥洗主人辭洗賓坐奠觚于篚興對卒洗又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進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幂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北面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主人坐祭不啐酒不拜酒不告旨遂卒爵興坐奠爵拜賓降立于西階西射人升賓賓升立于序內東面

右賓酢主人

主人盥洗象觚升實之東北面獻于公公拜受爵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篚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升自西階公祭如賓禮膳宰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升受爵以降奠于膳篚

右主人獻公　記獻公曰臣敢奏爵以聽命

更爵洗升酌膳酒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主人坐祭遂卒爵再拜稽首公答

再拜主人奠爵于篚
右主人受公酢
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酌拜賓賓
降筵北面荅拜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拜送
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
爵賓升席坐祭遂奠于薦東主人降復位賓降筵
西東南面立
右主人酬賓
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小臣作媵爵者立
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



北降阼階下皆奠觶于再拜稽首執觶興
拜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
執觶興荅再拜媵爵者執觶待于洗南小臣請奠
者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再拜稽
首公荅再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
南北上降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荅再拜
右媵爵于公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
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坐奠觶荅再拜執觶興
立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坐奠觶荅
再拜執觶興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篚易觶洗公有命

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觶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以旅酬於西階上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荅拜賓坐祭立飲卒觶不拜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

右公爲賓舉旅○記凡公所辭皆栗階不過二等

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

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席司宮徹之乃薦脯醢卿升席坐左執爵右祭脯醢遂祭酒不啐酒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荅拜受爵卿降復位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射人乃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

右主人獻孤卿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又復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者奠觶于篚一人待于洗南長致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荅再拜洗象觶升實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荅再拜

右再媵爵

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如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若以虛觶降奠于篚

右公爲卿舉旅

主人洗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觶主人降送觶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大夫降復位脊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脊薦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卒射入乃升大夫大夫皆就席

右主人獻大夫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仰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爵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

右樂賓升歌獻工

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卒

右公爲大夫舉旅

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主人洗升獻笙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升授主人衆笙不拜受爵降坐祭立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乃間歌魚麗笙由庚

歌南有嘉魚笙崇立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
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大師告樂
正曰正歌備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于公乃降復
位
右樂賓笙閒合○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庶羞
夏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
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升歌鹿鳴下管
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
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爲司正司正
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
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
賓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
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于其所
右立司正
升自西階東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告于賓賓北面
取俎以出膳宰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卿大夫賓降
東面北上
右徹俎
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
皆坐乃安羞庶羞大夫祭薦司正升受命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
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

右燕○記有內羞

主人洗升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士坐祭立飲不拜坐祭立飲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冪二人立于觶南東上辯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飲

右主人獻士

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

右射○記君與射則為下射祖朱襦樂作而后就物小臣以巾授矢稍屬不以樂志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上射退于物一等既發則荅君而俟若飲君燕則夾爵君在大夫射則內袒○若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於竟則虎中龍旜（鄉記射）

賓降洗升膳觚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成拜公荅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辭反位

右賓膳爵于公

公坐取賓所膳觶興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蕭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荅拜乃就

席坐行之有執爵者進唯受于公者拜司正命執爵者
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
酬士士升大夫眞爵拜士荅拜大夫士卒爵不拜實
之士拜送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士旅酬平
之禮
右公爲士舉旅
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
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如獻庶子
以進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

者興受爵降席下眞爵再拜稽首公荅拜受賜爵者
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
眞之受賜爵者興授執散爵執散爵者乃酌行之唯
受爵於公者拜卒受爵者興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
大夫不拜乃飲實爵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
亦如之公有命徵幂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
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荅再拜大夫皆辟遂升
反坐士終旅於上如初無筭樂宵則庶子執燭於阼
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
大燭於門外
右無筭爵

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鐘人於門內霤遂出鄉大夫皆出公不送

右賓出

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對曰寡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辭不得命敢不從致命曰寡君之使某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固以請對曰寡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寡君固曰不腆使臣臣敢固辭寡君固曰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不得命敢不從致命曰寡君使某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固以請對曰寡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辭不得命敢不從致命曰寡君

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荅拜之禮無不荅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荅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席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古者

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儀禮經傳卷第二十一

大射儀第三十五　　邦國禮二之上

經七

大射之儀○君有命戒射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

右戒百官

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貍步○侯九十參七十千五十設乏各去其侯西十北十遂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設乏西十北十凡乏用堇樂人宿

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崔鐘其南鑮皆南陳建
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
東面其南鐘其南鑮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
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鼗在建鼓之間
鼗倚于頌磬西紘

右張侯設樂○周禮射人以射瀕治射儀王以六
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
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
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
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
正

厥明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甒在南有
豐冪用錫若絺綴諸箭蓋冪加勺又反之皆玄尊酒
在北尊士旅食于西鑮之南北面兩圜壺又尊于大
侯之之東北兩壺獻酒設洗于阼階東南罍水在東
篚在洗西南陳設膳篚在其北西面又設洗于獲者
之尊西北水在洗北篚在南東陳小臣設公席于阼
階上西鄉司宮設賓席于戶西南面有加席卿席賓
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
則北上席工于西階之東東上諸公阼階西北面東
上官饌

右陳器設位具饌

冀定射人告具于公公升即位于席西鄉小臣師納諸公鄉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西方東面北上太史在干侯之東北北面東上士旅食者在士南北面東上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大夫諸公鄉大夫西面北上揖大夫大夫皆少進

右即位

大射正擯擯者請賓公曰命某爲賓擯者命賓賓少進禮辭反命又命之賓再拜稽首受命擯者反命賓出立于門外北面公揖卿大夫升就席小臣自作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乃命執冪者執冪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

右請立賓及執事者

擯者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賓辟公升即席奏肆夏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至再拜賓荅再拜

右納賓

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興對賓反位主人卒洗賓揖升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荅拜降盥賓降主人辭降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

若蓋冪酌者加勺又反之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宰胥薦脯醢賓升筵庶子設折俎執觚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絶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答拜樂闋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

主人荅拜

右主人獻賓

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洗南西北面坐奠觚少進辭降主人西階西東面少進對賓坐取觚奠于篚下盥洗主人辭洗賓坐奠觚于篚興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冪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主人坐祭不啐酒不拜酒遂卒爵興坐奠爵荅拜主人不嘗酒以虛爵降奠于篚降立于西階西東面擯者以命升賓賓升立于西序東面

右賓酢主人

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東北面獻于公公拜受爵乃奏肆夏主人降自西階作階下北面拜送爵宰胥薦脯醢由左房房子設折俎升自西階公祭如賓禮庶子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荅

拜樂闋升受爵降奠于篚

右主人獻公

更爵洗升酌散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荅拜主人坐祭遂卒爵興坐奠爵再拜稽首公荅拜主人奠爵于篚

右公酢主人

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西階上北面荅拜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荅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賓揖升不拜洗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面立

右主人酬賓

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作使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荅拜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適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荅拜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荅再拜媵爵者執觶待于洗南小臣請致者若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荅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適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

荅拜媵爵者皆退反位

右媵爵于公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坐奠觶荅拜觶賓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坐奠觶興洗公有命則執觶興賓進受虛觶降奠于篚易觶興洗升實散大夫荅拜不易不洗反升酌賓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拜賓荅于擯者請旅擯者作大夫長升受旅賓大夫以旅大夫于西階上擯者作大夫荅拜賓坐祭立卒觶不之荅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荅拜賓坐祭立卒觶不拜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

遂就席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酒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復位

右公為賓舉旅

主人洗觚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席司宮徹之乃薦脯醢卿升席庶子設折俎卿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不嚌肺興加于俎坐挩手取爵遂祭酒執爵興主人荅拜受爵卿降復位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擯者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席于阼階

西北面東上無加席

右主人獻孤卿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請致者若一人待于洗南長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答拜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拜

右再媵爵

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

右公爲賓若孤卿舉旅

主人洗觚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不拜既爵主人受大夫大夫降復位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胥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卒摭者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

右主人獻大夫

乃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內弦挎越右手相後者徒相入小樂正從之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授瑟乃降小樂正立于西階東乃歌鹿鳴三終主人洗升實爵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

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虛爵爵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復位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乃管新宮三終卒管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

右樂賓

擯者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擯者遂爲司正司正適洗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于公西階上北面命賓諸公卿大夫公曰以我安賓諸公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興右還北面少立山一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于其所北面立

右立司正

司射適次袒決遂執弓挾乘矢於弓外見鏃於拾右巨指鉤弦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遂適西階前東面右顧命有司納射器射器皆入君之弓矢適東堂賓之弓矢與中籌豐皆止于西堂下衆弓矢不挾總衆弓矢福皆適次而俟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間疏數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射正涖之卒畫自北階下司宮埽所畫物自北階下太史俟于所設中之西東面以聽

政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畢者與尊者爲耦不與侯大史許諾遂比三耦三耦俟于次北西面北上司射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

君請射

司射入于次搢三挾一个出于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物揖由下物少退北面揖及物揖由下物少退揖及階揖升堂揖當物

說決拾襲反位司射進與司馬正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毋射獲毋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乃射上射既發挾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獲而未釋獲卒射右挾之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二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三耦卒射亦如之

右初射獲而未釋獲

司射去扑倚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三耦卒射反搢扑反位司馬正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負侯許諾如初去侯皆執旌以負其侯而俟司馬正降自西階北面命設楅小臣師設楅司馬正東面以弓爲畢既設楅司馬正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小臣坐委矢于楅北括司馬師坐乘之卒若矢不備則司馬正又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曰取矢不索乃復求矢加于楅卒司馬正進坐左右撫之興反位

右取矢

司射適西階西倚扑升自西階東面請射于公公許遂適西階上命賓御于公諸公卿則以耦告于上大

夫則降即位而后告司射自西階上北面告于大夫曰請降司射先降搢扑反位大夫從之降適次立于三耦之南西面北上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北耦大夫與大夫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子與某子射告於大夫大夫曰某御於子命衆耦如命三耦之辭諸公卿皆末降遂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士與大夫爲耦則以大夫之耦爲上命大夫之耦曰子一耦出西○面揖當福北面皆袒決遂執弓右挾之揖又福揖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弣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既拾取矢栝之兼挾乘矢皆揖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兼諸弣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適福南皆左還北面揖搢三挾一个揖內還南面揖適福南皆左還北面揖搢三挾一个揖以耦左還上射於左退者與進者揖左相揖還退釋弓矢于次說決拾襲反位二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次中皆襲反位司射作射如初負侯許諾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

右再請射

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適阼階下北面請釋獲于公公許反搢扑遂命釋獲者設中以弓

夫則降即位而后告司射自西階上北面告于大夫曰請降司射先降搢扑反位大夫從之降適次立于三耦之南西面北上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北耦大夫與大夫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比衆耦衆耦立于大夫之南西面北上若有士與大夫爲耦則以大夫之耦爲上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告於大夫曰某御於子命衆耦如命三耦之辭諸公卿皆末降遂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右挾之一耦出西○面揖當楅北面揖及楅揖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横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弣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

揖下射進坐横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兼諸弣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既拾取矢梱之兼挾乘矢皆內還南面揖適楅南皆左還北面揖搢三挾一个揖以耦左還上射於左退者與進者揖左相揖還退釋弓矢于次說決拾襲反位二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次中皆襲反位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負侯許諾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

右再請射

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適阼階下北面請釋獲于公公許反搢扑遂命釋獲者設中以弓

爲畢北面大史釋獲小臣師執中先首坐設之東面退大史實八筭于中横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司射西面命曰中離維綱揚觶捆復公則釋獲衆則不與唯公所中中三侯皆獲釋獲者命小史小史命獲者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視上射命曰不貫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興執而俟乃射若中則釋獲者每一个釋一筭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若有餘筭則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筭改釋八筭于中興執而俟三耦卒射

右再射釋獲

賓降取弓矢于堂西諸公卿則適次繼三耦以南公將射則司馬命負侯皆執其旌以負其侯而俟司馬師反位隸僕人埽侯道司射去扑適阼階下告射于公公許適西階東告于賓遂搢扑反位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于東坫上一小射正授弓搢弓皆以俟于東堂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升自西階先待于物北北一等東面立司馬乃降釋弓反位公就物小射正升命去侯如初還右乃降釋弓皆以從於物小射正坐奠弓于物南遂拂以巾取決興賓設決未極三小臣正贊袒公袒朱儒卒袒小臣正退俟于東堂小射正又坐取拾與贊設拾以筒退奠于坫上復位大射正執

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上壹左執弣右執簫以授公
公親揉之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于公稍屬大
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
曰方公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將乘矢公卒
射小臣師以巾退反位大射正受弓小射正以笥受
決拾退奠于坫上復位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小臣
贊襲公還而后賓降釋弓于堂西反位于階西東面
公即席司正以命升賓賓升復筵而后卿大夫繼射
諸公卿取弓矢于次中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出
西面捍揖如三耦升射卒射降如三耦適次釋弓說
決拾襲反位衆皆繼射釋獲皆如初卒射釋獲者遂

以所執餘獲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左右卒射反
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興共而俟司馬袒執弓升命取
矢如初負侯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如初
小臣委矢于福如初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
以茅卒正坐左右撫之進東反位賓之矢則以授矢
人于西堂下司馬釋弓反位而后卿大夫升就席
右公及諸公卿大夫射　記君射則為下射上射
退于物一笴既發則荅君而俟君樂作而后就物
君袒朱襦以射小臣以巾執矢以授若飲君如燕
則夾爵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糗羽
糅於郊則閭中以旌獲於竟則虎中龍旜大夫兕

中各以其物獲士鹿中翿旌以獲唯君有射于國
中其餘否君在大夫射則肉袒此一節並鄉射記文今移在此
司射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
視筭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筭爲純一
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異之
純則橫諸下一筭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興自前適
左東面坐挍筭兼斂筭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
其餘如右獲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之由
阼階下北面告于公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
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
鈞則左右各執一筭以告曰左右鈞遂復位坐兼斂



筭實八筭于中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
右取矢視筭
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北面坐設于西
楹西降復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
豐上降反位司射袒執弓挾一个搢扑東面于三耦
之西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弣弓不勝
者皆韝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
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射者皆升飲射爵于西階上
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者如作射一耦出揖如升射及
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
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與

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韜反位僕人
師繼酌射爵取觶實之反奠于豐上退俟于序端升
飲者如初三耦卒飲若賓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
不執弓耦不升僕人師洗升實觶以授賓諸公卿大
夫受觶于席以降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爵
者反就席若飲公則侍射者降洗角觶升酌散降拜
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坐
祭卒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降洗爵觶升酌膳以
致于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公卒觶賓
進受觶降洗散觶升實散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
首公荅再拜賓坐不祭卒觶降奠于篚階西東面立



壙者以命升賓賓升就席若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
則亦執弛弓特升飲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射爵辯
乃徹豐與觶

## 右飲不勝者

司宮尊侯于服不之東北兩獻酒東面南上皆加勺
設洗于尊西北簋在南東肆實一散于篚司馬正洗
散遂實爵獻服不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司
馬正西面拜送爵反位宰夫有司薦脯子設折俎卒
錯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獲者左執爵右祭薦俎二
手祭酒適左个祭如右个之中亦如之卒祭左个之西
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立卒爵司馬師受虛爵洗獻隸

僕人與巾車獲者皆如大侯之禮卒乃馬師受虛爵奠于篚獲者皆執其薦庶子執俎從之設于乏少南服不復負侯而俟

右獻服不

司射適階西去扑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適洗洗觚升實之降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薦脯醢折俎皆有祭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右祭脯醢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司射之西北面立卒爵不拜既爵司射受虛爵奠于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

右獻釋獲

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挾一个適階西搢扑以反位司射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射于公如初反搢扑適次命三耦皆袒決遂執弓序出取矢司射先反位三耦拾取矢如初小射正作取矢如初三耦既拾取矢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與耦入於次皆袒決遂執弓皆進當楅進坐說矢東上射東面下射西面拾取矢如三耦若士與大夫為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東退反位耦揖進坐兼取乘矢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進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諸公卿升就席衆射者繼拾取

矢皆如三耦遂入于次釋弓矢說決拾襲反位司射
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升命去
侯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

右三請射

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
請以樂于公公許司射反搢扑東面命樂正曰命用
樂樂正曰諾司射遂適堂下北面眡上射命曰不鼓
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間
若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反位奏貍首以射三耦卒
射賓待于物如初公樂作而后就物稍屬不以樂志
其他如初儀卒射如初賓就席諸公卿大夫衆射者
皆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反位釋獲者執餘獲進告
左右卒射如初

右三射用樂

司馬升命取矢賓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小臣委
矢司馬師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筭如初釋獲者
以賢獲與鈞告如初復位

右取矢視筭

司射命設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
弛弓升飲如初卒退豐與觶如初司射猶袒決遂左
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適次命拾取矢如初司
射反位三耦及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袒決遂以拾

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面鏃退適次皆授有司弓
矢釐反位卿大夫升就席司射適次釋弓說決拾去
扑釐反位司馬正命退福解綱小臣師退福巾車量
人解左下綱司馬師命獲者以旌與薦俎退司射命
釋獲者退中與筭而俟

右飲不勝者

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若賓若長以旅于西階上如
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反位

右公為大夫舉旅

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諸公
許遂適西階上北面告于公請徹俎公子正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

右徹俎

賓諸公卿皆入門東面北上司正升賓賓諸公卿大
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庶
羞大夫祭薦司正升受命皆命公曰衆無不醉賓及
諸公卿大夫皆興對曰諸敢不醉皆反位坐

右燕

主人洗酌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
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乃薦司
正與射人于觶南北面東上司正為上辯獻士士既

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主人就士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飲主人執虛爵奠于篚復位

右獻士及祝史

賓降洗升媵觶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荅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降洗象觚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荅再拜賓降洗象觚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荅拜賓反位公坐取賓所媵觚興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升成拜公荅拜乃就席坐行之有執爵者唯受于公者拜司正命執爵者爵辭卒受者興以酬士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荅拜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拜受大夫拜送旅于西階上辯士旅酌

右賓爲士舉旅

若命曰復射則不獻庶子司射命射唯欲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荅拜壹發中三侯皆獲

右復射

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獻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

右獻庶子左右正內小臣

無筭爵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受賜者興授執散爵者執散爵者乃酌行之唯受于公者拜卒爵者興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徹冪則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正辭公荅拜大夫皆辟升反位士終旅於上知初無筭樂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燭於門外

右無筭爵

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內霤遂出卿大夫皆出公不送公入驁

右賓出公入

大射義第二十六　　邦國禮二之下

記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

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采蘩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大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衆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

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





聘禮第三十七

經八

記久無事則聘焉○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曲禮○周禮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君不許乃退既圖事戒上介亦如之宰命司馬戒衆介衆介皆逆命不辭

右圖事命使介

宰書幣命宰夫官具

右具齎幣○記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司儀○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沒禮○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資

及期夕幣使者朝服帥衆介夕管人布幕于寢門外宮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於左皮上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使者北面衆介立于其左東上卿大夫在衆東西面北上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史讀書屨幣宰執書告備具于君授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公揖入官載其幣舍于朝上介視載者所受書以行

右授使幣○記使者既受行日朝同位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有司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三人從入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釋幣制玄纁束奠于几下出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笲埋于西階東又釋幣于行遂受命上介釋幣亦如之

右釋幣于禰及行

上介及衆介俟于使者之門外使者載旜帥以受命于朝君朝服南鄉卿大夫西面北上君使卿進使者使者入及衆介隨入北面東上君揖使者進之上介

立于其左接聞命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既述命同面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人衆介不從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

右受命于朝○記通帛爲旜孤卿建旜司常○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典瑞○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玉人○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問諸侯朱綠繅八寸皆玄纁繫長尺絢組○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凡執玉無藉者襲○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曲禮

遂行舍於郊歛旜

右遂行○記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曲禮○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問大夫之幣俟于郊爲肆又齎皮馬

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曰請帥奠幣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餼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餼士帥沒其竟誓于其竟賓南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筴立于其後

右過他國

未入竟壹肆爲壝壇畫階帷其北無宮朝服無主無
執也介皆與北面西上習享士執庭實習夫人之聘
享亦如之習公事不習私事

右習儀

及竟張旃誓乃謁關人關人問從者幾人以介對君
使士請事遂以入竟

右及竟

入竟斂旃乃展幕賓朝服立于幕東西面介皆北
面東上賈人北面坐拭圭遂執展之上介北面視之
退復位退圭陳皮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
加于左皮上介視之退馬則幕南北面奠幣于其

前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于上介上介告于
賓有司展羣幣以告及郊又展如初及館展幣於賈
人之館如初

右三展幣○記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皆三

辭拜受儀司○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
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
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

右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
賓至于近郊張旃君使下大夫朝服
用束帛勞上介出請入告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
拜勞者不荅拜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勞者奉幣入

出授老幣出迎勞者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者從之
乘皮設賓用束錦儐勞者再拜稽首受賓再拜
稽首送幣勞者揖皮出乃退賓送再拜夫人使下大
夫勞以二竹簠方玄被纁裏有蓋其實棗栗擇兼
執之以進賓受棗大夫二手授栗賓受如初禮儐
之如初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
石郊勞○記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及大夫郊勞旅
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
之儀及退拜送儐○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
敢
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賓曰俟

問
右至朝
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賓迎再拜稽
首卿退賓送再拜
右致館○記諸公之臣相為國客致館如初之儀
儐○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管人
為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
宰夫朝服設飧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
東鼎七堂上之饌六西夾六門外米禾皆二十車薪
芻倍禾上介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堂上之饌六
門外米禾皆十車薪芻倍禾衆介皆少牢

右設飧○記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上公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侯伯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簠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以其爵等爲之禮子男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以其爵等爲之禮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掌客）○飧不致賓不拜沐浴而食之

厥明訝賓于館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乃陳幣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擯者出請事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荅拜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凡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

者進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讓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擯者退負東壁而立賓降介逆出賓出公側授宰玉揚降立

君行聘禮○記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祠戰○君入門介拂閾大夫中楹與閾之間士介拂楹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閫西私事自閫東○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曲禮○唯大將有

凡筵○禮不拜至○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辭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后退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曲禮

擯者出請賓揚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賓

出當之坐攝之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
右享禮○記及享發氣焉盈容衆介北面踏焉○
凡庭實隨入左先庭實皮馬相間可也賓之幣唯馬出
其餘皆東○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自下聽命自西
階升受賓右房而立賓降亦降不禮
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
右聘享夫人○辭若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
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
右有言○記若有故則宰聘束帛加書將命百名
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主人使人與客讀
諸門外

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覿擯者入告
出辭請禮賓賓禮辭聽命擯者入告宰夫徹几改筵
公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公升側受几于序端宰夫
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
中攝之進西鄉擯者告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東面俟
公壹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几不降階上荅再拜稽
首宰夫實觶以醴加柶于觶面枋公側受醴賓不降
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宰夫薦籩豆脯醢
賓升筵擯者退賓東壁賓祭脯醢以柶祭醴三庭實
設降筵北面以柶兼諸觶尚擬坐啐醴公用束帛建
柶北面奠于薦東擯者進相幣賓降辭幣公降一等

辭衆階升聽命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退東面俟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賓執左馬以出上介受賓幣從者牽詩受馬

右禮賓○記醴尊于東箱兌大一有豐薦脯五臡祭半臘橫之祭醴再扱始扱一祭卒再祭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送以出賓之士訝受之○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及禮再拜稽首君答拜詞儀

賓覿奉束錦總束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賓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于東壁南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牽馬右之入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公揖讀

如初升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士受馬者自前西乃出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采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少退賓降出公側授宰幣馬出公

降立

右私覿○記私覿愉愉焉出如舒鴈○既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賓者入告出禮辭賓東面坐奠獻再拜稽首擯者東面坐取獻舉以入告出禮請受賓固辭公荅再拜擯者立于閾外以相拜賓辟擯者授宰夫于中庭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諸公

之臣相爲國客私面獻再拜稽首君荅拜詞儀
擯者出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王錦束請覿
擯者入告出許上介奉束錦二人贊皆入門右東
上奠幣皆再拜稽首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士
執皮從其幣出請受委皮南面執
幣者西面北上擯者請受介禮辭聽命皆進訝受其
幣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奠皮公再拜介振幣自皮
西進北面授幣退復位再拜稽首送幣介出宰自公
右受幣有司二人坐舉皮以東擯者又納士介士介
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
以出禮請覿賓固辭公荅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
相拜士介皆辟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擯者進宰夫
受幣于中庭以東執幣者序從之
君介私覿○記君於士不荅拜也非其臣則荅拜
之曲禮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及大門內
公問君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
稽首公荅拜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荅拜賓出公
再拜送賓不顧賓請有事於大夫公禮辭許賓即館
君公送賓問君勞賓介○記諸公之臣相爲國客
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辟而對君拜客辟而對君
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再拜稽首君荅拜趨辟詞儀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曲禮

○賓即館訝將公命又見之以其摯

卿大夫勞賓賓不見大夫奠鴈再拜上介受勞上介亦如之

右卿大夫勞○記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

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有司入陳饔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扃鼏膷臐膮蓋陪牛羊豕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面南陳如飪鼎二列堂上八豆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醓醢屈八簋繼之黍其南稷錯六鉶繼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兩簠繼之粱在北八壺設于西序北上二以並南陳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醓醢屈六簋繼之黍其東稷錯四鉶繼之牛以南羊羊東豕豕以北牛兩簠繼之粱在西皆二以並南陳六壺西上二以並東陳饌于東方亦如之西北上壺東上西陳醯醢百甕夾碑十以為列醯在東餼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米百筥筥半斛設于中庭十以為列北上黍粱稻皆二行稷四行門外米三十車車秉有五籔設于門東為三列東陳禾三十車車三秅設于門西西陳薪芻倍

禾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再拜大夫不荅拜揖入
及廟門賓揖入大夫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
大夫先升一等賓從升堂北面聽命大夫東面致命
賓降階西再拜稽首拜餼亦如之大夫辭升成拜受
幣堂中西北面大夫降出賓降授老幣出迎大夫大
夫禮辭許入揖讓如初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庭實
設馬乘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賓奉幣西面大夫
東面賓致幣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稽首受幣于楹
間南面退東面俟賓再拜稽首送幣大夫降執左馬
以出賓送于外門外再拜明日賓拜于朝拜饔與餼
皆再拜稽首○上介饔餼三牢飪一牢在西鼎七羞

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六西夾亦如之筥
及甕如上賓餼一牢門外米禾視死牢牢十車薪芻
倍禾凡其實與陳如上賓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
上介韋弁以受如賓禮儐之兩馬束錦士介四人皆
餼大牢米百筥設于門外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士
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無擯
右歸饔餼○記聘日致饔○[illegible]公饔餼九牢其死
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
十甕車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車
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侯伯饔
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

甕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子男
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
醢八十甕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
陳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凡
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
○致饔餼如勞之禮儀○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
十籔曰秉二百四十斗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
曰秅四百秉爲一秅○賜饔唯羹飪筮一尸若昭
若穆僕爲祝祝曰孝孫某孝子某薦嘉禮于皇祖
某甫皇考某子如饋食之禮假器於大夫肸肉及
庾車士無饔無饔者無擯○無饔者無饗禮○凡

賓拜于朝訝聽之○歸大禮之日既受饗餼請觀
訝帥之自下門入
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下大夫擯擯者出請事大
夫朝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賓不荅拜揖大夫先入每
門每曲揖及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命庭實設四皮
賓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賓升一等大夫從
升堂北面聽命賓東面致命大夫降階西再拜稽首
賓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賓降出大夫降授老
幣無擯
右問卿○記聘日致饔明日問大夫大夫不敢辭
君初爲之辭矣○辭君貺寡君延及二三老拜

擯者出請事賓面如覿幣賓奉幣庭實從入門右大夫辭賓遂左庭實設揖讓如初大夫升一等賓從之大夫西面賓褊面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于楹間南面退西面立賓當楣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

右賓私面於卿

擯者出請事上介特面幣如覿介奉幣皮二人贊入門右奠幣再拜大夫辭擯者反幣庭實設介奉幣入大夫揖讓如初介升大夫再拜受介降拜大夫降辭介升再拜送幣擯者出請衆介面如覿幣入門右奠幣皆再拜大夫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辭大夫答再拜擯者執上幣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老受擯者幣于中庭士三人坐取羣幣以從之擯者出請事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賓不顧擯者退大夫拜辱

右介私面於卿

下大夫嘗使至者幣及之上介朝服三介問下大夫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其面如賓面于卿之禮

右賓問嘗使者○記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

大夫若不見君使大夫各以其爵為之受如主人受幣禮不拜

右主國大夫有故○記既將公事賓請歸○賓既

將公事復見訝以其摯

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堂上籩豆六設于戶東西上二以並東陳壺設于東序北上二以並南陳酸黍清皆兩壺大夫以束帛致之賓如受饔之禮賓禮賓之乘馬束錦上介四豆四籩四壺受之如賓禮賓之兩馬束錦明日賓拜禮於朝

右夫人歸禮於賓○記聘日致饔明日問大夫夕

夫人歸禮

大夫饔賓大牢米八筐賓迎再拜老牽牛以致之賓再拜稽首受老退賓再拜送上介亦如之衆介皆少牢米六筐皆士牽羊以致之

右大夫饔賓介○記凡饔大夫黍粱稷筐五斛○公於賓壹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賓介皆明日拜于朝上介壹食壹饗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脩幣如致饗無脩致饗以酬幣亦如之

右食饗燕羞獻○記凡諸侯之禮上公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侯伯之禮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燕子男之禮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燕介行人宰史唯上介有禽獻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饗食如將幣之儀禦○其介為介○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各以其爵

朝服○大夫來使無罪饗之過則餼之○有大客後至則先客不饗食致之○燕則上介為賓賓為苟敬宰夫獻○既致饔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饔餼之數士中日則二雙凡獻執一雙委其餘于面禽羞俶獻比

大夫於賓壹饗壹食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

右大夫饗食賓介

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大夫升自西階鉤楹○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大夫降中庭賓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于阼階東上介出請賓迎大夫還璋如初入賓裼迎大夫賄用束紡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大夫出賓送不拜

右還玉報享○記賄在聘于賄○無行則重賄反幣○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于館明日若館之○還圭如將幣之儀

公館賓賓辟上介聽命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公退賓從請命于朝公辭賓退

右主君就賓館○記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飼○又拜送

賓三拜衆禽於朝訝聽之遂行舍于郊
若賓拜賜遂行○記賓於館堂檐間釋四皮束帛
賓不致主人不拜
公使卿贈如覿幣受于舍門外如受勞禮無儐使下
大夫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衆介如其覿幣大夫親
贈如其面幣無儐贈上介亦如之使人贈衆介如其
面幣士送至于竟
若贈送○記凡賓客送逆同禮司儀
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朝服載旜襜乃入陳幣于
朝西上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介皆
否○束帛之合加其庭實皮左公南鄉進使者使者

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于其左反命曰以
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
君某君再拜宰自公左受玉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
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禮玉亦如之執
禮幣以盡言賜禮公曰然而不善乎授上介幣再拜
稽首公荅再拜私幣不告君勞之再拜稽首君荅再
拜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也君其以賜乎上介徒以
公賜告如上賓之禮君勞之再拜稽首君荅拜勞士
介亦如之君使宰賜使者幣使者再拜稽首賜介介
皆再拜稽首乃退介皆送至于使者之門乃退揖使
者拜其辱

右歸反命

釋幣于門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觴酒陳席于作薦脯醢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上介至亦如之

右禮門及禰

聘遭喪入竟則遂也不郊勞不筵几不禮賓主人畢歸禮賓唯饔餼之受不贈不禮玉不贈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廟其他如遭君喪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

右遭主國喪○記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掌客

聘君薨于後入竟則遂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受禮不受饗食赴者至則衰而出唯稍受之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即位不哭辯復命如聘于臣皆哭與介入北鄉哭出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

右聘君薨○

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

右私喪○記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介攝其命君弔介爲主人主人歸禮幣必以用介受賓禮無辭也不

饗食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
君弔卒殯若大夫介卒亦如之士介死為之棺斂之
君不弔焉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
命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若介死雖士介賓
既復命往卒殯乃歸

右賓介卒○記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掌客○為君
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
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曾子問大夫士死
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
其復如於家雜記

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
不升不郊勞其禮如為介三介

右小聘

聘義第三十八　　邦國禮三之下

記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
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三讓
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
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
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
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
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

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饔
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故天子制諸侯比年
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
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
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
正之具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遂圭璋此輕財
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饔餼之具陳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
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壺酒
羣介皆有饔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
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



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
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聘射之禮至大
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
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
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
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
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
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
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
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
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

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爭鬬則謂之亂入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定王六年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覿矣道弗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于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脩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火而場功倚而畚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圃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鄙野無奥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

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莅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幸有分族於周永王命以爲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八年陳侯殺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陳國語○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魯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

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閎閎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墻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間而不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

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春秋

傳○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滅厥人民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絶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眉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傳 春秋

儀禮經傳卷第二十二